

< < 紋身師——帶著濃厚殺意的善良 > >

作者: 問題二筒

Powered by [紙言](#)

序

一仔，表面睇上去，你可能覺得佢係個無業遊民（但原來係退休人仕）。背心，拖鞋，沙灘褲。一個簡單，平凡的第一印象。就奇！！我對佢既第一印象係：「原來哩個世界有人識超能力！」。

唔知佢用咩能力，係我苦惱緊<<爸爸腦裡能撐船>>第一句點寫既時候，佢就好似識時空轉移咁，突然係我床邊出現，繞著腳玩手機。

係！係好平常咁無啦啦出現！我已經唔知點樣形容哩一個登場手法.....

而我可以做既事就係兩隻手原封不動固定係鍵盤上面，等待哩個背心超人（？）介紹自己。

一仔：「諗唔到點作呀？不如我講下哩個世界既秘密你聽丫？」

冇冇人想像到一個生得好似人類，但你仲未定義到佢係咩既時候同你好似好熟咁傾計？我既反應只係希望等佢再講野，或者等佢再做出唔係人類會做既事就報警。（雖然唔知有冇用）

一仔開始玩住手機，一邊自言自語：「每個紋身師，都要真正學識三條規則先可以正式成為紋身師。」

待續...

第一章：誕生

紋身師三大守則:

- 1.聆聽顧客要求，說出自己所想，達成共識。
- 2.由師傅口述的規則，不能說出來。
3.

每個正式被紋身師協會認可的紋身師身上都有一個代表自己的羅馬數字。有人說那數字代表在紋身界的地位，有人說那數字不能給同行看見，有人說那數字內藏魔法，甚至有人說是殺過人的總數。可卻沒有一個說法完全準確，同行間好象也有不明文的規定。令這數字變成一個謎。但有個秘密，是我從「一仔」口中聽到的。就是每一次紋身後，顧客與紋身師腦內的記憶會互換一次。但他們能記著多少全靠自己。

=====

我沒有任何記憶，連名字也沒有，連分清真假的能力都沒有。只知道我頸後那個羅馬數字「I」的紋身。以及每個嘗試接觸我的人類，都會給我殺死，死得不能再死。

我卻沒有意識，眼睛看著自己身體不斷殺死任何有意圖接近我的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而每當我殺死一個人後，我就會收到一份由神給我的記憶。一份關於我與被我殺死的人的那份記憶。

但我卻只能在心裡流淚，我親手殺死的人，我已經不想記住。反正忘了更好，一記起就令我只懂流淚。所以我開始避開所有人，在我能控制身體的時候，躲到沒人的角落。但我不懂，我不懂為何我躲到那裡，總是有個誰找到我，然後我就會懂了，又再流淚了。

所以有天，我決定不再避開人了，我開始走到人最多的地方，大開殺戒。商場，街市，屯門良景，有黃色雨傘撐起的那幾個月是我最快樂的，是我得到最多記憶的。也是最轟動的。殺了多少人我沒有數，也數不到。全個世界都在找我。卻一直沒辦法殺我。

我知道了，神是叫我去找祂？還是要我找一個我殺不死的人類？

我心中默念：「好的，如果這個世界有神，讓我來找祂談談這個世界好了。」

待續...

第二章：遇見

或許是身體殺累了，或許是我的禱告給聽見了，又或許只是一個巧合。我遇見了它。

容許我把它當作死物，因為在我的世界，它只是個死物。一件唯一能在這個世界走動，心跳，說話的死物。它就是我在這個世界第一次接觸到的「美」。由於我是第一次聽到聲音，第一次看到那個叫「笑」的樣子，很多很多第一次.....

我們住進了深山，它教我說話，寫字，聆聽。三件「人類」天生會做的事情我用了十年時間去學。然後它教我尋找自己。首先要為自己定立規則，但這些規則可以打破，可以遵守。打破了的規則就可以說出來，寫出來。遵守了的就銘記於心。

我試過很多次想把它「殺」死，讓它變得跟「普通人」一樣，但每次一看到它「笑」，我就失去了「殺」這個「本能」。

過了不知道多久，我學會了「時間」，「空間」，「世界」，「地球」.....

我開始感覺到自己掌握了一切一切，除了殺死它，我已經可以控制到身體做任何事情。我開始跟它對話，第一次的對話。

它：「你係時候幫自己改個『名』。」

它聽完之後，慢慢走近我，把我頸上的「I」給抹掉了。然後我本能的「殺」了它。它不再走動，不再心跳，不再說話了。變得跟「普通人」一樣。那個神再次把記憶交給我，我的眼淚再次止不往的流下來。

我明白了，原來它最後要教我的是「回憶」，我記起，她也是曾經頸上有「I」的紋身師，她叫顏冰，我的師傅，一個把整個紋身師世界都說給我聽的，最偉大的那個紋身師。

待續...

第三章：傲天

一八八四年的香港，八月二十三日，那天，香港錄得第五次酷熱天氣，有一位小孩在這天出生，他一出生頸後就給發現有一個「I」的胎記。是個天生帶著的不詳預兆的孩子。

當然，沒人接受這個小孩，包括他的親人，甚至世上任何一個人。沒有人知道這小孩的下落，只知道在出生的七天後就被遺棄在獅子山頂。

二十七年後，一九一一年香港，出現了第一間紋身店，老闆是一個叫「傲天」的紋身師，頸後有個羅馬數字「I」。幫任何有能力找到他的人紋身，而且聽說他紋下的圖案都會給注入魔力。

傳聞香港大學的建校校長也有找過他紋身，也有人說他是一位革命軍的領頭人，但事實上，他只是個寂寂無名的紋身師。

這天，有一個女孩來找他了。一個忘記自己名字的女孩。不知道是緣份的帶領，還是傳言的威力，又或許是因為這天，一九一一年，三月八日，第一屆婦女節的關係。

女孩衝進店內：「大佬，比我避避風頭。」

傲天在專注地幫自己紋身，沒有絲毫要理會這女孩的意思。

女孩：「喂，你係度做緊咩呀？」

對於這年代的人，紋身是一件沒甚麼人了解的事，甚至連概念也沒有。也許是這份專注，又或只是一點點好奇。女孩找了個位置坐下，看著這個拿著機器「傷害」自己的男人。一看就是三個小時。

傲天：「你望夠未？再望就要收錢架喇。」

女孩微笑，拿出剛剛偷來的一疊鈔票。

待續.....

第四章：保護女孩

傲天抬頭了，第一次有人在他幫自己紋身時令他抬頭，絕對不是因為那些鈔票，他店舖地板下隨意一磚金都比這疊沾滿泥沙的鈔票值錢。

全為這女孩對他有異常的吸引力，能無原因的進入這店其實已經很不容易了，還有能力令他開口，甚至現在還吸引了他的眼球。

這女孩風塵僕僕，穿著補了又補的衣服，但對傲天來說卻是沒見過的一種美。因為平常來找他的，都不是正常人。

時間就定止在他們對望的一刻，就在此時，海軍的中將「水猿」走了進來，身後還跟著一群沒名字的水兵。

水猿：「交哩個女仔出黎，保你不死。」

傲天連看都沒看他一眼。

水猿：「睇黎今日要見血喇。」

就在水猿正準備拿刀的時候，他手臂上突然出現了一條龍紋身，而背後的水兵們身體上都突然紋上一隻「惡」字。

眾人劇痛無比，一步一步向後走，離開店舖。

待眾人離開後，傲天微笑看著女孩問了一句：「你叫咩名？」

待續...

第五章：約定

女孩看見這樣的畫面，竟然沒有絲毫震驚，這樣反而令傲天有一點點的震驚。

女孩回答說：「我有名架，一係你幫我改個丫。」

傲天想都沒想：「冰。」

女孩想了想：「好，以後我就叫冰。」

冰：「睇你哩度咁罨查，你都好窮架喇，以後我每日幫你偷錢番黎，你就幫我趕走啲壞人。」

傲天：「好呀。」

就這樣，他們每天都會見面，頭幾天女孩還會把鈔票和壞人帶回來。慢慢，她會兩手空空的來到，也會帶親手做的糕點。

如是者，過了一個多月，這店舖都沒有客人來過。直到這一天。

待續...

第六章：黑道老大

這天，他們一如往常在閒聊。

冰：「你究竟係點生活架，成個月都有客人黎，日日係度自己幫自己紋身。如果唔係我，你可能餓死左。」

傲天微笑：「今日應該有個大客架喇。」

傲天施然放下紋身槍，把音樂關了，慢慢走到門口，一個頸上也有「I」字紋身的人走進了店內，身型高大，皮膚黝黑，他叫「黑王」，人如其名，是香港黑道的老大。用三年時間就登上了王這個位置的人。

黑王：「聽講你一個月前唔收錢幫人紋左條龍喎。」

傲天：「咁耐以前既事我唔記得喇，你都想要條龍？」

傲天伸出手示好。

傲天：「你好，我叫做傲天，一個寂寂無名既紋身師。」

黑王：「但你之前紋完果條龍好出名喎。」

順帶一提，上個月被傲天紋完龍的那個海軍中將，一個月就差點把整個九龍城寨的黑道消滅。

就在他們兩手相握的同時，手背各自出現若忍若現的紋身。然而就在紋身即將現形的時候，黑王就鬆手了。

黑王好像明白了什麼的樣子說：「你好自為之。」

然後就離開了。

冰：「哩個就係你之前講既紋身師之間既對決？」

傲天：「只係打個招呼姐，麻煩要搵上門喇。」

傲天開始拿出皮箱，收拾一切準備離開。

冰：「你要去邊呀？」

傲天：「避世。」

冰：「帶埋我走！」

傲天聽到這句，心臟突然跳動了一下，很久很久沒試過這感覺了，又或者是他這生也沒感受過自己是有心跳的。

傲天：「好。」

待續...

第七章：字條

就在一切都收拾妥當後，傲天留下了一張紙條，放在店門後五步的地板內，第五塊金磚之下。然後悄然與冰離開。

五個月之後，一名左手肘紋有「V」的人到了店內，剛好走五步，然後單膝跪下，低下頭，任由身邊各種暗器飛過，他思毫不動。不，應該說，若他帶有半點懼怕或動作稍有不對。相信他現在只是個死人。

他看完紙條，裝起了一塊金磚，然後燒了整間店鋪，或許這樣說不夠震撼。這場大火在當時的新聞是這樣寫的：

「一九一一年十月一日，位於香港上水的海軍總部，因不明原因起火，以及爆炸，初步估計與革命份子有關，事件中，五十多名海軍死亡。當中包括海軍中將水猿.....」

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紅國第一位飛機設計師，馮正如去世，深山內，黑膠唱片機重覆播放著同一首歌。

傲天細心地為自己紋著同一個紋身，冰就在一旁讀著一隻七色彩雀送來的舊報紙。

冰：「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因海軍總部的爆炸，由楊X朗，外號「龍」，所帶領既「反叛軍」由九龍城寨出發，在玉龍灘與黑王所帶領的「黑道眾」相遇.....」

冰：「睇黎要打杖喇啎。」

傲天：「唔會既，「翠綠莊」都未出現，B T W停左首歌先。」

冰：「哦。」

在歌曲停下之際，就聽到敲門聲。冰不疾不徐的去把門打開。就看見一名頸上紋著「I I I」的年輕人，穿著整件翠綠色官袍，喘著氣單膝跪在門外。

冰：「又比你搵到黎哩度啎。」

待續.....

第八章：避世

在玄空山有一條秘密的小山路，名為「天梯」。共有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一級，每級都由一個人鋪設的，用最頂級的雲石，旁邊的山泥卻是串草不生，兇猛野獸更周不時出沒。很多人試圖登頂，卻沒有人能活著回來說出山頂的景色。

玄孫 - 翠綠莊莊主，為了尋找傳說中的紋身師，隻身一人用了三個月零四天登到頂峰，這裡是一個鋪滿雪的小山丘。山丘的一邊有一座極像獅子山上的「望夫石」的石雕，石雕上刻有「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玄孫回頭看向石雕所看著的方向，發現了一個洞穴，他走進洞穴，兩旁點滿微弱不滅的火把，盡頭有一道木門。他正要敲下去的時候，想起石雕上的 <<定風波>> 節錄，是宋代蘇軾三月七日所題的。他就像明白了什麼，在門前跪下了。

一跪就跪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在快要失去意志前在地上寫下了「只求后羿之弓與箭。」，以及伸手敲了木門三下。

冰：「又比你搵到.....」

迷糊間聽到這句說話，玄孫就失去意識了。穴室內的傲天毫無要理會的意思。冰看著地下的那行字，再想到這個年輕人千辛萬苦來在這地，為的只是一弓一箭的紋身，再看向面無表情的傲天。雖心知傲天不會因她的說話而改變意思，但她卻於心不忍，把玄孫抬到石床上，好好的照顧了他三天三夜。

然而，在玄孫醒來的時候，發現左右手臂上已各紋上了一把后羿之弓及一支后羿之箭。深深的看了傲天一眼。二話不說就離開了。

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發生了影響整個香港的一件大事，「玉龍灘戰爭」，由香港三大領頭人主導的一場戰爭，「黑王」、「玄孫」、「龍」為了爭奪玉龍灘的佔有權而發動的一場戰爭。沒人知道這場戰爭的結果，而他們為了什麼而爭奪「玉龍灘」又是另一個故事了。有傳玉龍灘有世界主權象徵的「龍壘」，又有傳這裡有最寶貴的鑽石「鑽山」，甚至傳出這裡住著最強人類「人王」。然而「玉龍灘戰爭」最後只作為一個都市傳說流出。

待續...

第九章：下山

冰讀著報紙：「玄孫以一招『牽手引弓，文明繫於弦上箭』令整個局面持平...」

冰：「你明明有能力阻止哩場戰爭，點解你唔落山幫下佢地？點解要留係度日日幫自己紋身？」

傲天：「能力越大，因我而改變既事會越多。我唔想哩個世界再因我而改變。我所做既事已經太多喇。」

冰：「就係你能力大先更加要去改變，而家有一班人係玉龍灘打生打死，連香港都搞到立立亂，點解你仲要困自己係度。」

傲天：「就係因為我之前幫左佢地，先會引發哩場戰爭。」

冰：「咁你更加應該去收拾番個殘局，而唔係留係度就手旁觀！」

傲天：「你點去介定我而家係收拾緊殘局定就手旁觀緊？」

冰：「我唔知！我唔理！總之而家山下有人因為你而要流血要死，你坐係度乜都唔做就係唔岩！」

冰氣得面紅耳熱，一副快要哭的樣子。而傲天卻只是平淡的繼續完成他的紋身。

冰：「好吖！你話過我帶壞人黎你就幫我趕走佢地，我而家就自己落去將壞人帶番上黎！你留係度啦！」

冰一人氣沖沖的離開了穴室，而冰不知道的是，傲天為了守護「黑王」、「水猿」、「玄孫」三人合力想要搶走的她，已經失去了大部份的魔力。

然而沒有他，冰跟本離不開這座玄空山。

因為在傲天完成了「后羿之弓與箭」後，山頂上的雪湖狼群已按捺不住開始接近這個穴室。冰在踏出洞穴之際就看見純白的雪湖狼王。

待續...

第十章：雪湖狼

成年雪湖狼，一般體形與金毛尋回犬無異，灰白色。每大概一百年，同族內就會出現一隻純白色的幼狼。出生後一年就會殺死原本的老狼王並且以老狼王的血肉及骨頭作為養份。以三個月的時間成長到狼王的大小，身高約一點五米，身長約兩米。

有所謂，「上山容易，落山難」。對於一手一腳鋪設天梯的男人，帶著一個女孩下山，本來是易如反掌的事。但現在失去大部份魔力的他，要面對的就是那些平時敬畏他的野獸，第一個來找麻煩的就是冰當初上山時看中這一只幼小的純白的狼。但由於雪湖狼生性兇殘，差點咬傷了冰。

傲天那次就劃傷了牠的左耳，冰想要把牠帶回穴室照料，但傲天堅持不可。一來是雪湖狼天生不愛受束縛，二來這是百年一遇的純白種，注定會成王的。又或許只是傲天心裡不想有隻狼打擾洞穴裡的舒適。不管原因，結果就是現在要對付長大了的小白狼。

傲天緩緩步出洞穴：「雪湖狼係咁架，當初你有能力唔食左佢，到你冇能力既時候，就會到佢想食你。」

對於男人三十歲還要依賴交通工具的確羞愧，二十八歲的傲天這刻決定馴服這隻已經長大的白狼王，順道鬆一鬆沒有了法力的根骨。

傲天：「唔好亂郁，雪湖狼會集中攻擊佢地認為最弱既敵人先。我同佢地大佬玩，淨低交比你。」

冰：「我...我要點做？」

傲天：「用指骨打佢地肚正中間，或者劈佢後頸，真係唔掂就掉過黎比我。」

冰：「嗯」

傲天深深的看了冰一眼：「唔好受傷。」

隨即衝向狼王，然而雪湖狼王速度奇快，最先衝到傲天身前，飛撲咬向傲天咽喉。

待續...

第十一章：收服

傲天微笑輕輕的向左側身閃開，同時抽出久未使用過的紋身筆。怎料狼王在空中扭身，一頭撞向他。他始料不及，被撞飛至三米外。

狼王隨即衝上，他緊握紋身筆，終於擺出認真的架勢，在狼王再次飛撲之時，貼地向前在下方滑過，同時用紋身筆在狼王肚下快速畫上符號。

「嗷！」，狼王轉身定睛看向傲天，發出提高戰意的低吼，其他雪湖狼像聽到哨子聲響一樣，同時停下對冰的追逐，轉頭看向這場人狼對決。

這是雪湖狼群對敵人的最高敬意，只有幼白狼與老狼王對決時才會出現的畫面，由雪湖狼圍成圈，看著這場「勝者為王」的對決。

傲天轉著筆說：「冰，你咪話想養佢既，幫佢改個名丫。」

還未搞清狀況的冰叫道：「叫小白丫！」

「嗚～」眾狼群同時高呼一聲，傲天隨即把紋身筆飛擲到狼王的眉心，一點黑從眉心化開漸漸把狼王染黑。它發出淒厲的吼叫，傲天一手接回紋身筆，一手按著它的眉心，一躍騎在狼王身上。

他一邊緊抱著在發狂亂跑的狼王，一邊極沉穩認真的把「小白」二字寫在它後頸。在黑色的氣擴散至後頸之際，「小白」二字就寫完了。

同時「小白」肚下的符號，以及眉心的黑點全都消散了。留下的就是「小白」二字，和一聲響徹雲霄的吼聲。

其他雪湖狼聽到這聲後，都開始離開山頂。

傲天就這樣繼續抱著「小白」，在牠那從前受了傷的耳邊一直低聲說著甚麼。

冰慢慢走來撫摸著這位新同伴，卻沒人在意這族的雪湖狼群要怎樣過著沒有王的日子。

侍續...

第十二章：黃伯

馴服雪湖狼王後，二人騎著狼王一直趕到玉龍灘。

玉龍灘，位於香港最東部，是重點發展的貿易港口。如今因為一星期前的大戰，這裡已變成一片荒蕪。原本男女老幼生活的大街小巷，變成了軍人四處巡邏的地方。不少房屋倒塌，玉龍灘名勝星湖碼頭更被完全摧毀。

二人以幫忙拯救生還者為名到了星湖碼頭，當然小白的出現引起了周圍不小奇異目光，但各人都忙著重建工作，沒有多問幾句。

在到達碼頭後，他們發現有位老伯伯守候在碼頭遺址，一臉呆滯。問及，原來他的孫子被埋在瓦礫之中，二人一狼合力搜救，最後把一名全身都紋著不同野獸圖騰的少年救出...

他們回到老伯的家裡，傲天全力搶救被救出的少年。眼看少年漸漸恢復氣息，大家才鬆一口氣。

冰隨即問道：「黃伯，究竟哩度發生咩事？」

黃伯：「你地見到嘅只係一部份，政府要收番玉龍灘往東既馬鞍島。一年前，海軍副帥「黑王」黎鎮壓，而且為左封鎖消息，一黎到就屠殺人民。」

冰：「黑王？！報紙唔係話佢係「黑道眾」老大黎架咩？」

黃伯：「細路女，而家哩個時代，仲邊有分黑定白定灰道丫。有拳頭有能力就可以話事架喇。報紙講既你都好信？」

冰一臉愁容問道：「咁之後呢？之後點呀？」

黃伯續道：「之後「反叛軍」死守係星湖碼頭一帶，一直守左十個月，我孫仔就係果陣加入左「反叛軍」，佢係最後留守係星湖碼頭既人。」

正當黃伯要說下去的時候，有一隻松鼠從窗外跳入。

松鼠：「黃伯！馬鞍島已經撤底失守喇，全體「反叛軍」聽候發落。」

待續...

第十三章：紋身師協會

黃伯：「全體撤退，死守玉龍灘！」

傲天看向黃伯：「玉龍灘『人王』，黃伯。」

黃伯：「雪湖狼王都比你用紋身筆就改左名做小白，好一個寂寂無名既紋身師丫。」

黃伯伸出手示好同時道：「放低支筆先，我得哩粒孫仔架咋。」

傲天隨即放下正要畫向少年的筆。與此同時，黃伯亦撫撫冰的頭說：「放心，有我係度一日，玉龍灘冇人可以傷害到呢位小妹妹既。」

傲天不經意一笑，握著黃伯伸出的手：「我叫做傲天，的確係一位寂寂無名既紋身師。」

黃伯：「有冇興趣係度開番間紋身店呀？包你生意興隆。」

沒等傲天答話，冰隨即道：「好呀，之前佢間鋪好日都有客人黎，黎親都係麻煩人。就等佢係度開番間，幫下人都好。」

黃伯：「哈哈，好！咁就一言為定！乖孫，陪姐姐去睇下有咩好鋪位。我同天仔傾下計先。」

剛才還奄奄一息的少年，如今已經能下床，帶著冰離開。

傲天不放心的說：「冰，帶埋小白去丫。」

在二人離開後，黃伯點起一根煙說：「係玉龍灘做紋身師，有三個規矩。一，你想紋乜野要同客人商量過先，客人同你都點頭先可以紋。二，所有有關紋身背後既意義都要保密。三，不論任何方法你識紋身就可以做紋身師。」

傲天：「三，所有玉龍灘既紋身師要經我批准。」

一九一二年，香港大學正式辦學，同年十一月，香港紋身師協會亦秘密成立。

侍續...

第十四章：圖騰少年

十一月一日，由冰所挑選的紋身店，躺臥著一個全身佈滿獸圖騰的少年。

那個時候，紋身槍還沒有普及，大多都是刺青類，即用針把墨水紮進皮膚裡。

而這孩子身上所有的獸圖騰都是由他爺爺，黃伯，一針一針紮下去的。由鼠、牛、虎、兔，到現在，一整個背部大小的五爪金龍。

黃伯與少年都汗如雨下，包括那隻報信的松鼠也靜靜的看著，雖然背部血流如注，而少年卻在過去的十二小時內都沒有哼一聲。

黃伯：「呼！搞掂，哩個孫真係攞我命。天仔，以後佢就交比你喇。」

傲天在睡夢中醒來：「嗯？好呀，條龍好靚丫。」

冰在外頭騎著小白回來大叫：「碼頭果邊有船番緊黎喇！」

黃伯大喜，隨即收拾行裝，在店外吹了一聲響哨，喚來一匹汗血馬，趕往碼頭。

傲天伸一伸懶腰問還在強忍著痛楚的少年：「你有咩願望呀？」

少年倔強的看著傲天一言不發。

傲天笑著拿出紋身筆說：「咁我地慢慢黎啦。」

然後開始把蛇畫在少年身上，直至他失去意識。

待續.....

第十五章：第二位紋身師

在把蛇畫完之後，馬，羊，猴，雞，狗，豬的圖騰也在傲天不眠不休的七天後完成。期間，少年不斷醒了又睡，睡了又醒，卻始終不發一聲。

直到這刻傲天再問：「你有咩願望呀？」

這個天生說話不超過十句的少年口齒不清的答著：「我...爺爺...玉龍灘...」

及後，傲天的手放在少年的頸後，由「大椎」穴位開始左右延伸出現了羅馬數字「XIII」的紋身。

這次少年痛楚難當，衝到店外，跪在地上，仰天吼叫出一聲仿佛夾雜百獸的：「嗷！！！」

這聲響遍整個玉龍灘，所有飛禽走獸都注意到，甚至玉龍灘上空出現了形似龍的雲。

然而周圍的人，有的像沒聽見一樣繼續在忙著重建工作，有的軍人突然暈倒，有的趕住這邊，黃伯亦隨即騎著汗血馬連同一班在馬鞍島安全歸來的人趕來。

另一邊廂，小白一頭撞進紋身店，把失去意識倒在地上的傲天叼起，拋到背上，一直向西邊跑離玉龍灘。

冰來不及反應，只能追到門外，就被趕來看少年的人群及各式各樣的野獸圍著。冰眼看追不上小白，隨即跑回店內。

人群中有斷了一臂的「龍」，他一看見冰，半身正要衝出人群，就被黃伯攔下。

黃伯下了馬：「你帶走左「呀飛」先，個女你未係時候見佢。神婆，金主同我一齊入去。」

隨後龍帶著少年和人群散去。

待續...

第十六章：黑臂

紋身店內，冰忙著收拾行裝，準備動身出發找尋傲天。

黃伯緩緩步入，找了個位置坐下，燃點起一根煙，金主和神婆默默的站在背後。

黃伯：「你咁急出去，你知佢去邊咩？」

冰：「我唔知，但我追到天腳底都要搵番佢出黎。」

黃伯：「小妹妹，佢係為你好先離開你架。」

冰定睛看了一看黃伯。

黃伯娓娓道來：「二十八年前，玉龍灘有個蘇蝦，一出生，頸上面就有個象徵不祥既胎記。」

冰：「個蘇蝦就係傲天？」

黃伯：「你聽埋個故事先，每個玉龍灘既村民都想燒死呢個蘇蝦。我當時係村長，係我親手將哩個蘇蝦帶左上獅子山頂。」

黃伯脫下大衣，冰看到他雙手由手腕至膊頭都是全黑的。

黃伯輕掃著這個二十八年從未褪色的紋身續道：「哩雙手就係我抱到佢上山頂既時候，臨走回頭望到佢笑，而紋上既。」

冰看到黃伯的雙臂，詫異的放下了行裝。

黃伯：「佢既紋身係有改變人記憶既能力，圖案越大，改變就越多。好彩佢果陣仲細，如果唔係我應該唔止比兩隻手佢。」

黃伯：「龍就係被黑王斬左隻手，先記番起你係佢個女。」

對於一直想不起自己名字的冰一臉惘然的說：「我係龍個女？」

待續...

第十七章：守護靈

小白一直背著傲天向著師子山頂跑，對於這個天生就有修改記憶能力的人，自有意識起，身邊就只有各式各樣的動物。

在他腦海裡最早的記憶就是一名兩手全黑的男人背離他而去，不久，就遇到了「望夫石」的守護靈，以一個全身白衣的女人的外貌出現。

不知道這守護靈為何出現，又是怎樣把他養大的，只知道傲天這個名字是那時候改的。而到了傲天掌握了自己的能力後，這守護靈把他帶到玄空山頂，說了一句說話：「由你出生果刻起，就背負住一個宿命，哩個世界冇人可以話到你知，只有你自己去搵。」

說後，那守護靈就化成光點，傲天意識到這守護靈將要消失了，他拼命把每粒光點都收起，可惜無論他如何努力，光點只有消失，慢慢凝聚成了一個全黑的「I」字出現在傲天的胸口。

那次是傲天第一次感受到痛，他不自覺的，感受到一點一滴的溫熱在眼眶流下，對於這個天生就只懂笑的小孩，十七歲的那天，才明白，原來「眼淚」是這麼一回事。

自那天起，他就不斷在自己身上劃出「I」字，每多一個「I」，他就感受到自己的魔力越多。而身邊的動物都開始接近他。

上一代雪湖狼王就是在他劃到第十一個「I」字時遇上的。

小白一直沒停下的跑到獅子山頂，把傲天放在「望夫石」旁，細心的舔著，希望傲天能醒來。或希望「守護靈」會再次出現。

等了一天又一天，傲天卻沒有任何會醒的跡象。眼看他呼吸漸漸微弱。小白狠心的一口咬在他左手手臂。牙印剛好是「I」的形狀。

傲天突然醒來扭著小白右耳：「比我訓下得唔得呀，係咪要我切埋你右耳」

待續...

第十八章：宿命

回到玄空山的傲天，感覺終於從對故鄉的責任解放出來了。

第一次離開玄空山是找回記憶的黃伯，用一雙黑臂打倒了雪金獅，收服了七色彩雀，騎著汗血馬，帶著傲天親生父母被海軍殺害的消息把傲天請走的。

第二次就是被那個忘記了名字的冰打動了。

相信不會有第三次了，他原以為把「X I I I」這個紋身完成後就會死去，現在卻又再次醒來。

所以他繼續在身上紋上「I」字，到了第六百三十四個完成的那刻，小白在穴室外發出呼喚的聲音。

傲天到穴外一看，一隻背部受了重傷的雪湖狼無力地倒下。

雪湖狼是天生強悍的生物，只要腹部要害沒有被攻擊，多重的傷都會慢慢復原。

眼看失去記憶的小白，對這隻小雪湖狼無動於衷，傲天就明白了。

小白到了要離開他，回到守護狼群的時候了。上一代雪湖狼王也曾因為照顧這個玄空山的外來人類，放棄過狼群一段日子，那時候的雪湖狼群都不好過。

究竟是每代雪湖狼都要受一次沒有王的磨鍊，還是因為傲天而改變了牠們的生態，傲天沒有去想，或許這也算是宿命吧。

傲天走到小白身旁，細心的摸著刻有「小白」二字的側頸。用法力慢慢把這不應該出現在狼王頸上的痕跡抹去，把「自由」還給這年輕的狼王。

由白字起，一直消散到小字缺兩點，小白突然一頭撞向傲天，怒視著他。再看一看身旁的小雪湖狼。

正當傲天再想走近把餘下的一劃抹走，小白衝向傲天，一口咬在他左手手臂上。那個喚醒傲天的位置，咬上了同一口。

然後頭也不回的向著深山跑走，帶著一隻小雪湖狼，和那永不褪色的那一劃。

待續...

第十九章：仇家

冰，本名仇青雪，由父親仇青猿(龍)在九龍城寨與老大的女人私通所生的。一出生就被送到海軍授訓成一個專業的殺手。

龍為了尋回女兒，到了海軍當臥底，一直到了三月八號那天在海軍本部發動叛亂。

而當時青雪正在執行刺殺任務，被龍認出了正是失散多年的女兒。青雪當然不相信，甚至現在，黃伯跟她說她也不相信。

冰：「你厄我，我叫冰，我全身上下都有傲天既紋身，我冇可能比佢改變左記憶。」

黃伯致以懷疑，回頭示意一下神婆。

神婆突然舉起雙手平放在空中，雙眼反白。冰感到一絲不自在感，而這感覺隨著神婆放下手而消失。

神婆用沙啞的聲線說：「的確，此女子全身上下完好無缺。有如初生。」

黃伯若有所思的點頭：「既然係咁，小妹妹，你以後既事我哩個老頭唔再過問，只係希望你要離開哩度之前，去見一見你生父啦。」

語畢，黃伯便轉身與神婆和金主離去。

冰獨自站在店內，其實，這女孩又何嘗不想找回自己的身世。只不過從小到大，都沒有想過她的親生父親會還在世上。一直以為自己是為刺殺而生的，生命對她來說，只不過是走近，一刀刺下就會消失的脆弱。

但聽說到那個斷臂的男人，竟然是帶她到這世上的人，心臟在聽到這消息的那一刻重重的跳動了，這感覺是騙不了誰的。

回望店內每一物件，在她心頭除了想再見「傲天」一面之外，更急切的是想要問清楚那個斷臂叫作龍還是青猿的男人，為了甚麼原因把她帶來這個荒謬的世界。

侍續...

第二十章：玉龍灘街坊會

「玉龍灘街坊會」——在玉龍灘中央地帶，有一棟兩層高的唐樓，正門就掛著這樣的牌匾。

成立了短短七天，接待著從馬鞍島回來的每個人，包括馬鞍島居民，反叛軍的，翠綠莊的，海軍的，黑道的，甚至有紅國的。

盡管他們鬥爭了接近一年的時間，在看見紅國直轄海軍總帥 - 林鳴劍，登陸馬鞍島，三天內，那無差別的屠殺後，發現原來在紅國眼中，玉龍灘這一年所謂的戰爭，都只不過是小吵小鬧。

眾人明白到，在生命面前，和平才是最重要。

由玉龍灘一直戰鬥到馬鞍島的總人數有三千二百多人，能夠回來的，只餘下二百五十三位。當中有接近二千人是在紅國大軍登島後屠殺的。

所有親眼目睹過這場血海浩劫，而且回到玉龍灘的人，都不約而同的希望阻止紅國勢力由馬鞍島擴展到玉龍灘。

雖然在戰鬥能力上，「街坊會」本是毫無勝算的。但看見黃飛驚天的一吼後，發現了希望。在回來的生還者中，也不乏能力者，但卻缺少了聯合力量的能力。

「砰！」，牌匾下的大門被一雙黑臂推開，身後還有神婆與金主。

黃伯：「青猿，已經確認左青雪冇比天仔改變記憶，睇怕佢唔認得你係因為「黑玫瑰」班婆娘。」

青猿激動地問：「咁我即係可以同佢相認？」

黃伯：「呢層要睇你造化喇，如果佢肯認番你，對玉龍灘都係好事。」

人群中一名胸口有一道看似「X」傷痕的肌肉大漢，突然叫道：「而家唔係認女既時候喇！再唔快啲集結想對抗紅國既人，玉龍灘都好快玩完。」

黃伯：「十號講得岩。而家所有想留係玉龍灘對抗紅國既人，都要有記號！記號由「呀飛」負責。」

自那天起，香港各地都出現了很多人手腕上有一點紋身，有的人紋上不同的羅馬數字，然而，不約而同的，所有有紋身的人都會被紅國軍隊打壓或重點監視。

待續...

第二十一章：黑玫瑰

躲藏在「街坊會」閣樓的冰，一直看著在大廳坐著的人們，等待著一個可以接近龍而不被察覺的機會，可是每每到了能出手的一刻，心中也泛起一絲不安感。

殺人如麻的她，陌生的不安感，與那莫名說不出口的親切，幾乎讓她肯定這斷臂男人為什麼能在三月八日那天，一眼就認出自己，甚至還令她嘗到第一次失敗。

因為自從她在「黑玫瑰」正式當殺手後，沒有一次接下來的任務是失敗的。

對，那天的任務就是把海軍中將水猿(仇青猿)殺掉，簡單的潛入及刺殺任務。可惜卻像今天一樣，每每能下手的時候，都出現陌生的不安感。最後還被認出，一直被追趕到傲天在海軍本部內的「紋身店」。

這種就是所謂的「血緣」嗎？冰沒有急趕著確認，反正現在衝出去把自己的血跟這男人的血混和也不代表甚麼。

這時，「街坊會」出現了三個冰再熟悉不過的身影從正門走向大廳。

「黑玫瑰」中的七朵金花其中三位，但她們全都滿面愁容，風塵僕僕，像是趕著路過來似的。

其中一名女性一看見黃伯就跪下說著：「我胡姬，代表「黑玫瑰」內所有殺手，向「玉龍灘街坊會」致歉。」

緊隨其後的兩名少女亦一一跪下。

胡姬五體投地的繼說：「雖然我地過去可能親手殺害過在坐各位既朋友，甚至致親，但面對紅國軍隊既大屠殺，我地已經無依無靠，希望「街坊會」可以收留我地三個，小女子定必誓死效忠。」

她雖然不是大聲說著，但聲音卻傳遍整個大廳。

有人聽著流淚點頭，有人氣得緊握拳頭，有人靜靜的看著，但全部人都等待著黃伯的第一個反應。

侍續...

第二十二章：解怨

對於生平最怕人跪在面前的黃伯，對著這三個正被紅國追殺的女子，那能狠下心就這樣她們趕走。

黃伯：「你地起身先啦，我唔受哩套。」

就在她們三人起來之時，原本緊握拳頭的十號隨即走過來掌了胡姬一大把掌，聲音同樣響徹整個大廳。

十號：「哩一巴，我幫青猿打既，唔服氣就斬左我哩隻手。」

十號從腰間拿出一把蝴蝶刀，慢慢舉起剛才打胡姬的手，露出手腕上象徵「街坊會」的黃點。

這黃點的威力，連十號也驚訝了，胡姬一看到黃點，竟然雙腳發軟，差點再次跪下。

就在胡姬膝蓋快要碰到地上之時，兩個身影同時掠影飛過。一個是單臂的青猿把十號拉開，另一個竟然是冰扶起胡姬向著眾人大鬧：「你地一個二個見到佢打女人都唔出手，你地仲係咪人黎架！」

而奇怪的是，原本在大廳，閣樓，甚至本來沒有理會這場鬧劇的「街坊會」成員，看到冰卻像失了控似的，一步一步如行屍走肉搬走近圍著冰。

胡姬緊緊抱著冰在她耳邊輕輕說著：「你快啲走，玉龍灘唔係你要黎既地方，去搵你既歸宿，真正既歸宿！」

語畢，在冰的右頸上吻了一下，一個深黑色的唇印印在了冰的後頸。這是胡姬的殺手鐮，用一個唇印就能把對方致暈一天，但對於冰自小就跟她對打練習，早已不再害怕。

冰轉身執起蝴蝶刀面向人群：「你想自己一個殺曬佢地拎功勞丫嘛，我唔會比你得呈架。」

在冰轉身之時，眾人又突然變回清醒，青猿叫著：「青雪！」

黃伯見狀，隨即大叫：「神婆！」

一身黑衣的神婆拿出一大塊黑色斗篷向天一拋，把黃伯，金主，三朵金花，十號，青猿，當然也包括冰，一同包著。離奇地原地消失了。

待續...

第二十三章：密室

八人來到了一間一片漆黑的密室，三朵金花在黑暗中架起陣式保護著冰。

十號大叫著：「神婆你竟然放佢四個入黎！」

金主不慌不忙的把密室內的火把點著，隨後突然消失了。

照亮了的密室角落，有個一個剛睡醒，滿身圖騰的少年 - 黃飛。

十號指著三朵金花說：「黃伯你真係決定信佢三個？」

青猿狠狠的盯著十號：「夠喇，唔好再意氣用事。我見到個女一面已經好夠。」

青猿交託這句話後，走到黃飛身邊遞出了手腕，讓他紋上一點黃點，頭也不回的消失了。

十號看一看黃伯，再看著那還在擺架勢的金花，也不說一句的消失了。

黃伯看著留在密室的四個女孩說：「我地手腕上既黃點，係「龍璽」既其中一部份。」

黃伯續說：「我知你地三個好想得到佢，但代價係要係心入面忘記一個最重要既人。」

沒等她們四個的答覆，黃伯閃身走到三朵金花中間，用一雙黑臂把冰打飛。

冰卻一點都不感到痛，身體在正要撞到火把之際，又離奇的消失了。

黃伯突然嚴肅地說：「當然，要離開哩個密室，亦唔一定要用到「龍璽」，我都可以幫你地。」

三人中只有最為矮小的雛菊來得及反應趕到火把前，但還是阻止不到冰消失。

最接近黃飛的血梅，衝到他身邊拿著通紅的匕首架著黃飛的頸。

怒視黃伯問：「你究竟係咩人？」

待續.....

第二十四章：人王

黃伯此時突然單膝向胡姬跪下：「你地三個既一跪，我替玉龍灘上下還番比你。你地玫瑰園一直搵緊既「龍璽」的確藏於此地。」

雛菊不動聲色接近黃飛，而少年只是悠然玩弄著一枝紋身筆。

黃伯沒理會她們的小動作續說：「玉龍灘守護既秘密唔係你地應該知架，你地貿然黎到此地，怨我哩個老頭得罪！」

黃伯左手拑制著胡姬，右手截住正走近黃飛的雛菊。

同時，黃飛拿著紋身筆點了一點黃點在拿著匕首的血梅手腕上，隨後慢慢走近其餘兩朵金花。一為她們的手腕上點上黃點。

三人頓時感到手腕劇痛無比，同時腦內出現一段段有關玉龍灘的歷史事件。

密室突然一磚一瓦的裂開，兩爺孫也沒閒著，把室內的火把一個一徒手弄熄。

黃伯的黑臂由手腕慢慢延伸至兩手手掌都變成全黑。

就在整個密室都沒再出現任一點光時。

在「街坊會」大廳的神婆把接近破碎的黑布收起，五人重新出現在大廳之中。

神婆撲的一聲吐出一口濃濃的黑血，站在神婆身邊的金主立即將她抱住。

圍觀的成員開始四散，一個身形極為矮小，指甲留得比手指還要長，外號「柴叔」的故意留下狠話：「連對付林鳴劍既「黑族布」都冇埋，姓黃既，玉龍灘你守護唔到架喇。」

這句說話一字一語的傳到黃飛耳中，這少年吼了一聲換來了一隻象虎有角，說它象牛身形又沒那般大的「四腳獸」從偏廳跑出，衝向「柴叔」。

柴叔慌忙跑走一邊說：「呀飛，我講下笑架咋。唔好咁認真呀喂！」

待續.....

第二十五章：重逢

冰的記憶本來還停留在被黃伯打飛，轉眼間又到了另一房間，房間內的擺設恰恰與她在「玫瑰園」的一模一樣。

只是多出了一個人，一個從未在這個房間出現過的人。一個獨臂的，飽歷滄桑，雙目緊閉的男人。

原本靜靜坐著的青猿大嚇一跳：「你係咩人？點解會入到哩間房？」

冰認出了這個人就是那個「龍」，回答說：「我都唔知呀，頭先比黃伯一拳就打左黎哩度。但哩度明明係我間房，你同我出去就真呀。」

青猿忍著怒氣說：「哩度係我個女間房，唔係你間房，唔理果個黃老頭點樣將你送入黎，同我出去。」

冰打量著這個男人問道：「你真係我生父？」

水猿細心聽著冰的聲音，輕輕的舉起右臂，亮出那點黃點說：「可能係，可能唔係。你係『玫瑰園』既人丫嘛，你同我立即離開。上年我已經放過左你一次，唔好迫我殺左你。」

一頭霧水的冰搞不清楚這個「玉龍灘街坊」的各種古怪人物，心想只好先離開這房間再作打算。

在離開前冰說著：「如果你真係我生父既話。你，好，失，敗。」

離開房間後，冰發現自己身處於玉龍灘附近的最高點，這裡往南看可以遠眺到玫瑰園，往東看隱約發現馬鞍島，以北的觀境就是海軍本部。

奇怪的是，北方有一大片紅色的飛船正往玉龍灘方向飛來。

冰心知不妙：「紅國軍隊黎緊呀！」

待續.....

第二十六章：死守

紅國當然不單單從空中派出軍隊，就在柴叔跑出「街坊會」之時，碼頭那方向也放出了紅色的狼煙。

玉龍灘西邊村口也出現了一片片的黑雲，與「黑王」上年帶著人馬殺來的一幕重疊了。

柴叔停下正在想該趕往那邊戰場時，「四腳獸」正好撲來，他飛身騎上四腳獸背上向廳內大叫：「呀飛，好好保護你爺爺呀！」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侵襲，黃伯乘上一隻七色彩雀向在場的人說：「我哩個老頭一生冇咩成就，但玉龍灘我係點都唔會讓出去，手上有黃點既人，只要有我係度一日，我就會守護到底！」

十號首先應了一句：「死守玉龍灘！」

在場的眾人也跟著喊了：「死守玉龍灘！」

「颯！」一把魚腸劍一閃飛向黃伯的心臟處。

一雙黑臂緊緊握著刀峰之處，從劍飛來之方向一看，正是同樣乘著七色彩雀的紅國直轄海軍總帥－林鳴劍。

他身邊還有各種名貴寶劍在亂飛，仿佛一揮手就能拿下這裡眾人的命。

林鳴劍滿面囂張的說道：「老頭，你只要乖乖的把「龍璽」交出來，你就不用說什麼死守不死守的啦。」

鮮紅色的血液一滴一滴從黃伯手心流出，沿著手腕一直留到肩膀。

黃伯心中默想：「天仔呀天仔，我隻手到依家都未甩色，算你叻仔。」

然後慢慢鬆開雙手，任由劍直穿心臟。

在他眼裡最後的一幕，就是目擊這穿心一劍的黃飛張口，而那叫聲他卻是這生也聽不到了。

待續...

第二十七章：世族咀咒

黃伯就這樣從七色彩雀背上掉下，雙臂就在他身軀倒在地上的時候，漸漸的褪色，右臂出現「生於斯」，左臂則是「死於斯」。

黃飛一聲龍嘯響徹天際，就在「街坊會」正上方的天空，再次出現了形似龍形的雲。這次雲不但沒有散去，還慢慢結集。

「呼，終於也出現了嗎？」，一條純白的神龍出現在天際，林鳴劍看著這條「玉龍」驚嘆著。

這就是作為「人王」一直在玉龍灘守護的一個秘密，只有能抵受到「十二生肖」圖騰之苦的人類，才有機會召喚出的一隻人間稀有神獸。

亦正正是紅國在香港各處肆意侵略的目的之一，除了「玉龍」之外，各處都出現不同的奇珍異獸，在黃飛用不知名的語言指揮著，聯合抵抗紅國的侵略。

金主扶著神婆悄悄接近給各種珍獸吸引了目光的林鳴劍。

正當拋出「黑族布」之時，林鳴劍嘴角微微上揚：「就憑這塊破布？想得美。」

大量飛劍斬碎「黑族布」後，直飛金主和神婆二人。

金主深情的看著神婆：「黑娘，但願我倆來生再遇。」

隨後擋在一動不動的神婆身前，拿一劍，擋一把劍。但雙手難敵百劍，金主那仿如金剛堅韌的身體也開始不斷淌血。

神婆見狀心知不妙：「楊皓銘，我唔會比你自已一個死。」

語畢，神婆雙眼反白口中碎碎念：「我以黑月族之名咀咒林氏，鳴劍之後人！需受千萬針之苦劫，以抵今楊氏，皓銘所受的皮肉之苦！」

穿一身黑衣的神婆瞬間化成黑粉狀，消失於人世，黑衣自然撕裂成一條條碎布，把林鳴劍的一把一把寶劍包著。

金主同時雙腳無力，一跪倒在地上一動不動，生死未卜。

待續.....

第二十八章：殺意

白玉龍真實出現之後，整個局勢由本來紅國大軍胸有成竹的突襲「收頭」，改變成玉龍灘思毫無損。

縱然飛船壓到，由海上飛過的炮彈，都一一被那條巨大而且能力不詳的玉龍一一擋開，甚至破壞。

以致戰事持續了足足三天三夜，玉龍灘原本重建起的各處建築以及除了金主與神婆外，再沒死傷或毀壞。

最驚險的一幕在西邊村口，冰看到這邊污雲滿佈，從最高點趕過來，遇上三朵金花。

胡姬臉帶殺意輕聲向雛菊，血梅二人說：「黑玫瑰首席殺手都黎埋，我地三個去搞掂佢，如果比佢同黑王合作，哩度一定失守。」

冰發現三人用到最高級的「三花暗殺術」身法，心知不妙，在想要逃開之際，之前胡姬在她頸上吻下的黑唇印突然令她感到劇痛無比。

眼看來不及逃避，冰單手掩著後頸，合上雙眼，任由自己將死在她三位最愛的姊妹手下。

合上眼的一刻，一隻純白的巨狼把她撞開，三把蝴蝶刀直插牠背部：「嗶！」

冰轉身認出這頭巨狼：「小白！」

冰還留意到這巨狼頸上，只淨下隱約象「I」的一撮黑印。

留意歸留意，冰沒忘掉要從三朵金花手上解救這「雪湖狼王」。

冰深知此時絕不能跟三人硬碰甚或對話，一番交手後，狼狽地勉強騎上「小白」的背上。

緊抱著這負重傷的巨狼，向著牠唯一能養傷的地方「玄空山」跑去。

待續...

第二十九章：I I I I

穴室內，時間流全靠那一直「磁磁」作響的那枝紋身槍推動，外面的時間仿佛與裡面的毫無瓜葛。

「究竟是過了多久？三個時辰？兩小時吧，或者十年才對。」這思緒在第九百九十九個「I」字紋完後，一瞬間出現在傲天腦內。

累了就直接打個恰睡，餓了就伸手吃著旁邊的各種動物屍體，渴了就飲每天都會流進來的露水。

或者你會覺得這畫面很變態，但在「玄空山」一直獨自生活了二十七年的他，不這樣做才是變態，不這樣做，甚至傲天這個人就不會再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專屬於他自己的記憶，在一次，唯一一次失手的那一點，頃刻令傲天記憶錯亂又再重整。

就這樣他失去了所有法力。但他仍只不斷對著自己紋上同一個「I」。

那次失手甚至令他只能專注記著一個名字，這名字的主人經常出現在他身邊，每次他都會問：「冰？」

在第一千一百一十個「I」完成時，傲天從外表看上去，已成一個有如年有七十的老人。

穴室門突然打開，一隻背部染滿血的純白雪湖狼王與一個滿面擔心淚水浸滿眼框的女孩出現。

原本想大叫：「快啲救下小白呀！」

看到傲天的狀態，冰緩緩走到傲天身前，分不清這女孩究竟是自己的幻覺還是真實的傲天微笑了。

「你係時候為自己改個名喇。」，說後伸手把她頸後那黑唇印抹走，還沒等冰回答，原本唇印的位置慢慢出現一個「I」的紋身。

待續.....

最終章：白衣女孩

直到女孩的頸上出現一個原整的「 I 」字。

身體完全不受控制的，把眼前這個老人(?)給殺掉，令他死的不能再死。

女孩一直流著淚，向著那老人屍體平靜的說：「顏冰。一個寂寂無名既紋身師」

隨後轉身看向背後奄奄一息的雪湖狼王，細心的把傷口用撫摸著，每個撫摸之處都即時癒合。傷口都會變成一片濃厚的黑色。

沒有對白，沒有交流，女孩就這樣離開了穴室。不知去向。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在「麗的」電視台內一個新聞節目內。報導員一本正經的說著：「.....今晨警方接獲線報，在望夫石旁，發現一個身體被刻滿羅馬數字「 I 」的年輕男性被一磚巨冰封著，但警方到達現場後，只發現一名白衣女孩在呆站著.....」

這新聞在獅子山下的每家每戶悄悄的報導著，但在看的人不多，在意的不多，記著的更加不多，但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身上都有一個代表自己宿命的羅馬數字.....

- 全文完 -

後記

我就係咁一直聽住「一仔」講每個羅馬數字背後的意義，由「I」說到「III」，「V」.....

最後我印象中是額頭有「O」字的瘋子，我開始時還一字一字的打著，慢慢我就停下了。

靜心的聽著，又試著打斷他，甚至跟他玩同一個手機遊戲。

一仔：「我想講既野就講完喇，好開心你一口氣聽曬。你係第一個。祝你本『爸爸腦內能撐船』寫得完啦。」

我看著他，眼睛還是止不住淚水，得到能力後的他無所不能。但在成為紋身師前，究竟感受過多少生離死別，多少傷痛，又多少次癒合？還有，那個叫「顏冰」的究竟有幾靚女，我好想親眼見一面。

當然，我有哩份勇氣問出口，如果唔係我應該唔可以再係度打字。

然後佢再見都有講一聲就消失左，留低我哩個本身冇諗過要寫小說既人係床上發呆。

「一仔」，如果你有睇緊我哩篇，証明我已經節錄左你世界既一少少部份。

你跟我說的那些秘密，我會慢慢一字一字重組起來。為了記念你那帶著濃厚殺意的善良。